

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

近代史资料

JINDAISHI ZILIAO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MOAISHI ZILAO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

近代史资料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近代史资料. 总 112 号/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辑部编. -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06. 4

ISBN 7-5004-5497-X

I. 近… II. 社… III. 中国-近代史-史料
IV. K25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22508 号

主 编 李学通
责任编辑 孙彩霞
封面设计 毛国宣
版式设计 刘建光

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

电 话 010-84029450 (邮购)
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

装 订 广增装订厂

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 9.125

插 页 2

字 数 228 千字

印 数 1-2300 册

定 价 24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陕西巡抚刘蓉致李云麟函札 严 扬 整理 (1)

中美商约谈判记录 (第 10 — 41 次)

..... 茹 静 整理 (34)

北京民房典卖出倒契约选 张小林 整理 (168)

美军情报部所存《石井文档》介绍

..... 王希亮 编译 (224)

《资源委员会公报》中有关台湾经济史

资料介绍 史 芝 (249)

抗战时期大后方期刊介绍 (续)

..... 马 勇 刘 丽 (255)

· 口述史料 ·

我所知道的“中村事件” 董建成 (286)

陕西巡抚刘蓉致李云麟函札

严 扬 整理

说明：刘蓉（1816—1873），字孟蓉、孟容，号霞仙、霞轩，湖南湘乡人。初为曾国藩幕僚，随曾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，后擢任武昌知县。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从骆秉章入川，任四川布政使。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五月，亲自督师围剿石达开于大渡河，并槛送成都杀之。后因太平军陈得才部入陕，刘蓉奉命督办陕南军务，七月升陕西巡抚。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，因病求代，由乔松年接任巡抚，但刘蓉仍留陕办理军务，同年十一月因兵败被革职回籍。李云麟字雨苍，汉军正白旗。早年亦入曾国藩幕府，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，累官至副都统。同治二年受刘蓉举荐入陕，参加镇压农民起义。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入新疆办理军务，后代理伊犁将军，任布伦托海办事大臣等。

这里收录了同治二年、三年间刘蓉致李云麟亲笔函札22通，内容均有关清廷在陕西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活动，于近代史研究颇有参考价值。函札原件现存杭州严微之先生处。

原札只书月日或日，但一般于首页下角注有癸亥或甲子年季节或收到的年月日，由此可知发函确切日期。

兩蒼

先生閣下前函甫就通牒十月晦日

東

面備諸一切山主提差快人意性所習習來公快平

未接函索和戰事情形究何必耳前茲小徑上報

通旨 勅 第壹 明 吳 奏 並 有 似 戶

同治二年十一月到

同下據實奏聞之

謝蓋亦不究以言者爲可信也大約近日兩事第一難於和議也

事之非必喜見之故何氣之失而即一認真認真之

規可為軍令可執

我之七萬實在要則收斂不過三萬人好商量之

此乃今日之此患此人也果無死則不可為

水三為運也。國一為美。而日德不替。而理為國。理為

梁武帝印

心聲不宣思常如夢

五

(同治二年第七信)

同治二年癸亥（1863 年）共七封

—

雨苍大兄大人阁下：去腊丑书附大府^①公文邮呈，顷得彝陵舟次所发手书，知前函尚未得达。承示鄂中近事并春霆军门^②宁国之挫，可为怅慨。蜀中自李、周两逆就擒后，郭逆^③旋亦献馘，惟石逆^④败窜滇中，踞东昭以窥叙、宁。虽边境时获小捷，尚未收聚歼之，效昔武侯先定南服而后北伐。今南方花门之窃据可忧，发逆之滋蔓尤可虑，而汉南自城固军溃之后，秦中不能兼顾。多帅^⑤自楚入秦，虽已得手，亦只能先办西、同一带，至于汉南则有鞭长莫及之势。是以年前禀商大府，奉请旌旆来川筹画进剿，此固素志所欲为，亦时局之最大者也。顷阅来书，以丹初^⑥中丞势必相约俱东，意将慨然就之。丹翁诚心好善，又知阁下之深，藉手有为，计亦良得。然弟窃计阁下此时必尚未悉此间大府相邀之意，如已得信则必返旆而西。齐地之有为不能如秦，阁下之所知也。汉中屏蔽巴蜀，俯瞰秦关，又秦地之最要者。现今伪福王^⑦

① 明、清时称督、抚为大府。这里指骆秉章（1792—1867），骆字麓门、箭门，广东花县人。时任四川总督。

② 指鲍超（1828—1886），字春霆，四川奉节人。时任湖南绥靖镇总兵，诏加提督衔。

③ 李为李永和、周为周绍勇、郭为郭刀刀。周、郭皆为太平军蓝大顺、李永和部将。

④ 即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（1831—1863），广西贵县人。同治元年石率军由黔入川，进攻叙永、江安、长宁等城，受挫后退兵滇境。

⑤ 多帅为多隆阿（1818—1864），姓呼尔拉特氏，字礼堂，蒙古正白旗人。时出任钦差大臣，督办陕西军务。

⑥ 阎敬铭（1817—1892），字丹初，陕西朝邑人。时任山东巡抚。

⑦ 疑为扶王之误。扶王为太平天国军将陈得才，系英王陈玉成部将。同治元年春陈玉成兵败安徽庐州，陈得才等率军万余人入陕西汉中。洪秀全之兄洪仁达封福王。

窜陷兴安、汉阴，曹逆^①已与合股，川北调兵防守虽可无患，惟秦地关系大局，及时剿击，汉中可期完固。襄、邓之兵去汉不远，较之远适青、齐亦易收效。自古藉手于秦以有为者，虽弱必强，虽微必大。况国事方艰，早靖秦中以备缓急，尤当深念。大府盼望甚切，务望决计，迅速来川，商酌一是。除由大府备文催请外，祇此再达。复请勋安，诸惟心照不尽。愚弟刘蓉顿首。

又者，去腊奉书后，日盼旌从西来，缘发逆伪扶王一股窜陷兴安，曹、蓝各逆^②与相勾结，寻复攻破汉阴、紫阳、砖坪、石泉等厅县，凶焰日张。多礼堂将军兵力尚单，势难兼顾，如其蔓延日广，收拾更难，不独汉中一郡受其荼毒也。此贼志在三秦，尚无意在窥蜀，而急急盼望雄师共规进剿者，实以时局弥艰，岛人益肆。为臣子者，义当肃清秦、陇以备非常，故虽穷智力，竭膏血，而有所不遑恤也。现所拟拨派援秦之师，大都以周渭臣、刘晓沧两军为主，共计可五六千人；非得阁下周旋其间，则一切进止机宜无人调度，尚冀即率所部以来。闻贵部欠饷甚多，又须赍备行粮，随带军火，所费亦殊不貲。然此行非以图蜀，窃计渭、丹翁两中丞^③必能慨然相助。上念朝廷，下顾桑梓，于义必难恕置也。贵军来路或取道巫、夔，或上溯汉水，皆惟所便，总拟预拨一月之饷于夔郡以资接济。阁下已定行期，即望驰函见告，便即请箭帅拜疏以闻也。贵部或须增益，暂请三千人为率，俟到秦后，精选将才，徐为增灶之计，亦须饷项有着，乃可放开手笔耳。又及。正月廿四日

① 指蓝大顺的部将曹灿章。

② 同治元年蓝大顺、李永和兵败四川，李被擒杀，蓝大顺与部将曹灿章等率兵入陕。

③ 渭中丞为严树森（1814—1876），字渭春，四川新繁人。时任湖北巡抚；丹中丞即阎敬铭。

二^①

正封函间，又接初九由襄阳所寄手书。所图竟不能谐，天下事难如人意大类如此。然此间业已奏请暂归统带，应俟奉到谕旨后再决进止。麻城捻匪闻颇披猖，鄂中方图自顾藩篱，不暇远略，亦所处之势然也。汉中贼虽多而不整，究亦易了。黼堂^②到尚羈时，无人督办，恐浸淫日久成巨患耳。手此。再问勋祺，诸惟心鉴不宣。弟蓉又启。初三辰刻。

三

雨苍大兄大人麾下：七八月来，连奉数书，计以次达览，而苦不得还报。昨准大咨，知已于八月初一日行抵襄阳。疏中缕陈进剿缓急情形，足征计虑周详，惟于陕省瘠苦景光究未谙悉。而外间近日任事之难，共事之不易，则又究非吾兄阅历之所能周，故所请数端多有难行者，它日行自知之耳。鄙人自奉抚陕之命，即深虑筹饷之难。三秦富饶之区遍成焦土，地丁钱粮无可征收，无可抽之厘金，无可捐之富户，举凡各省筹饷之法概皆无从设施。专仰协济于邻省，缓急岂能相及。始者犹冀汉郡城围可以速解，迅将发逆扫除，即可率师迳捣回巢，为因粮于敌之计。不意事机挫坏，遂至贼焰日张。弟初奉督师之旨，即虑诸将心力不齐，轻敌致败，曾经檄飭各将领，逼营汉郊，坚壁勿战，俟弟到营之后相度布置，徐规剿办。不意此檄未达，败报已闻，损折至三四千人，阵亡营官至七八员之多，则自三河一役之后以此次为最酷矣。弟适行次巴州，闻此信后，不得不就地制办帐篷、锅甑之属以资

① 此件应为某一信之附信。

② 李桓，号黼堂。曾任江西布政使。同治二年初，清廷命其带兵赴陕，准其自行驰奏。

栖止。一面飞催省局调拨枪炮，并添调果后九营前来协剿，得此生力之军，声威不难复振。惟该逆由褒、沔以至洋县绵亘二百余里，欲筹剿办之法，总须三路进兵同时并举。如得渭臣由宁羌趋褒、沔，阁下由兴安捣洋县，弟即由青石关迳捣汉中，则贼势分而首尾不能相顾，胜算自在握中。弟拟俟锅、帐制就，果后到齐，即行进驻青石关以规进剿。不审旌从究抵何处，日切悬系。此贼究无能为，仅恃马队包抄，本非难制之寇，惟党羽颇繁，而汉中地势平衍，仅以一军与之相角，亦难遏其奔冲，故甚盼阁下雄师西指，得为并力夹击之计。务望速驾麾幢，迅即由汉阴以趋石泉，驰函会商，刻期进剿，不胜盼祷之至。手此布达，不尽千一。即问礼安，诸惟心鉴不宣。愚弟刘蓉顿首。九月十三日。巴州。

正封函间，接据探报，援陕诸军于十九日出队进捣油房街，攻剿既急，忽被该逆分两路左右包抄，迳以马队扑其营垒，我师挫折甚多，丢弃军械、旗帜、号衣不少，遂于二十日退扎青石关等处。事机如此不顺，汉郡生灵殆无更生之望矣，可胜枪叹！弟自奉督师之命，于初六日交卸藩篆，即行移檄各营，嘱其扎近汉郡二三十里，与城中遥为声援，蓄锐养精，坚壁勿战，俟弟到后察看情形再行进剿。盖虑军无统将，心力不齐，万一或致挫折，则声威顿减，故不如少迟以蓄其势。不意此檄未到之先，各营已恃锐疾进，果致挫失，实堪愤懣。弟适行次巴州，闻各军锅、帐、军械大半丢弃，溃散之卒所在皆是，不能不就此间速为制办，以资添补而期整顿。又弟所募亲兵，前因起程仓卒，尚不足四哨之数，亦思赶紧添募整队以行，庶可自树壁垒，不至依人作活。兼是数者，须在此间耽延旬日始可起程。计此际台从早达兴安，望即先以一函寄示踪迹，或率师迳趋青石关会商剿办之法，是所盼望。梁湘帆观察之军计当遵旨偕行，两军合计六千余人，计声威亦甚壮也。餉项必须由鄂接济，事乃可行。世间惟分人以

财一事最难如意，此说甚长，俟觐面时再谈。行营无素笺，仍用红纸，勿怪也。又及。

四

雨苍大兄大人麾下：八月以来，连奉书致尊处凡四五次，又备公牍咨商事件，不审曾否达览？贼氛蔓延，道路梗阻，恐卒未得达也。此间仅接尊处八月到襄阳所发折件，以后略无所闻。或谓八月中旬已抵郧阳，然不解何以杳无音耗，岂镇安亦未得手耶？抑为苗逆^①牵掣，又复回顾鄂疆也。汉郡之不守，似亦气数使然。黼堂之病，麾下之遭大故，一若故意使之展转耽误者，使弟得早拜督师抚秦之命，亦或不致如此之甚。名城瓦裂，逆焰鸱张，一旦遽至于此，陕南百姓果何辜而罹此惨毒耶！比数得各军信息，整顿稍有头绪。弟在此制办锅、帐之属亦已将次毕役，拟俟新调之果后九营到齐，即当拔赴青石关，或迤扎黄官岭一带，以顾襄、沔而便进取。惟不审雄师是否能迤趋西乡，与敝军联翩并进，兹其所昼夜盼望者也。汉中贼党虽多而实无能为，援师之败虽地利、天时之不得其宜，亦各军心力不齐之故。弟顷拜疏参劾失律之将领，并撤去滑将、懦将，以资整顿而励庸顽，亦冀纪律既明则士气稍奋，不至遂成痿痹不起之证耳。贵部三千余人虽归统带，而实非亲自训练之军；义胜三营闻已经官相^②调回；然则归节制者亦仅凯字五营，合计六千余人。如其果属精锐，自可独当一面，惟不审各将官中实有出色之员堪胜指臂之助否？比闻派有龙守备率百余人赴兴安募勇千名，此项口粮将来取之何处？

① 为捻军将领苗沛霖。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二年，苗率军征战于安徽、河南、湖北一带，同治二年十月被清将僧格林沁诛杀于安徽蒙城。

② 官相即官文（1798—1871），姓王佳氏，字秀峰，满洲正白旗人。时任湖广总督。

新募之众是否可将其用？弟自援军挫败之后，日思派员回南募勇，而苦于口粮之无可筹，再四图催，辄复中止。盖不惟他日无从挹注虑有饥溃之虞，即现在欲寄川资亦无设措之处，后顾前瞻，徒增感喟。昨者具疏备陈筹饷协济之法，亦既多端，然既不能躬自经营，而徒思借人势力以相资助，所谓仰人鼻息以为舒惨，亦终归于画饼充饥、望梅止渴之幻想而已。足下前折所陈，随处派员会同督抚筹饷之议，视事太易亦太少阅历之故。鄙人既膺疆寄，而地方糜烂，莫展一筹，大有坐困之势，况以虚悬客寄之局，欲图到处索饷，取携自如，岂所望于今之世乎？弟顷以公牍咨商官相国、严中丞，求其于贵部一军月饷，源源解济，以符三省会剿之议。现拟并以私函恳之，冀其顾念大局，稍相煦濡。查阅两君覆奏，毛方伯^①借地抽厘之议，疏中已有所派。援陕之多、李两军月需饷银六万余两，合一年计之，需银八十万之语，计必能偿此诺也。弟现拟于四五日内亲率所部拔向青石关、黄官岭一带，相机进剿，如麾下可以进次西乡，则两路夹击，当可得计；如其暂不能合，则弟当率师由褒、沔扫荡而下，要期彼此合并，乃觉声势强雄。不然以一军而当十余倍之众，使彼得并力以图我，未有能立于不败之地者也。顷在巴州所发折件，今再录稿附呈，俾知此间筹兵筹饷情形艰难万状，万一贵部不能即合，则速以一函见告。弟现嘱宁陕同知瞿君专差递到此柬，就索还云。忙冗草此，不尽千一。即问礼安，诸惟心鉴不一。愚弟期刘蓉顿首。九月廿五夜。

五

雨苍大兄大人麾下：前函封好将发，忽接初八日郧阳来牍，具悉麾幢将次镇安，不胜慰幸。弟前因尊处久无音耗，又闻苗逆

^① 方伯泛指地方长官，明、清时称布政使。此处疑指陕西布政使毛震寿。

有窥鄂之意，窃计雄师必且回顾襄阳；兼闻义胜三营业经调去，周守水师亦有返棹之语，是以深虑贵部单薄，奏请暂驻兴安，以护石泉、汉阴各属，旌麾西指，声威自张。弟亦准于日内率所部进扎黄官岭，相机剿剿。如能逼使下窜，麾下即率镇安得胜之师扫荡而前，则上下夹击，大有可图聚歼之势。天下事变迁无常，溃决之余气机忽转，亦往事之恒然者也。临发复草数行，即盼还云。诸惟心鉴不宣。愚弟期刘蓉顿首。九月廿六日。

此信托宁陕瞿丞专差驰递，即候回音。以后拟专设探丁，以通彼此信息，如能就觅熟悉路道之人，尤佳也。

六

雨苍大兄大人阁下：前读大咨，谓闻汉郡陷后急派梁湘帆移军茶镇，而麾下自率本部及义胜三营进剿镇安，方为欣幸。今日接湘帆来函，乃知已奉省檄赴防郧阳，则茶镇不惟无兵协防，即兴安郡城亦殊可虑。比接探报，言阁下行抵白河，而张逆第才^①已由镇安回窜宁陕所属之四亩田地方。是该逆意图合并同趋汉郡，麾下—军自可进驻兴安以资镇压；其茶镇一处，即可分拨数营，会合水师，扼要堵剿。现闻西乡一带贼氛蔓延，而石泉所属乡村尚觉宁谧；得雄师移驻于此，各乡团砦村庄不致遽遭蚕食之惨，托庇已多，必能激励将弁进规洋县。蓝逆无甚伎俩，定可一战成功。或即由石泉迳捣西乡，即可约会现扎青石关之湘果中、右两军萧汉卿、何龙轩两军门^②，刻期会剿（两君皆朴勇能战，昨虽败挫，而其气尚壮，可再战也），亦可期其得手。盖此贼仅恃马队冲锋，今作数股瓜分，彼此各不相顾，故其势亦殊易了。

① 张第才原为蓝大顺、李永和部将，同治元年蓝、李兵败四川，张率兵入陕。

② 萧庆高字汉卿，何胜必字龙轩，皆为清军将。原在四川，同治二年由骆秉章派援陕南。

阁下洞烛贼情，计亦必有了然于其间者。惟不审贵部是否系属精锐之选，各将弁中是否实有熊黑之才，此则区区所为系怀而不能置者也。弟处所募亲兵仅及千人，现拟添募藤牌手、劈山炮手合为一营，以为破击马队之用，而仓卒未能成军。籲帅所调刘靖臣廉访果后九营，陆续行抵阆中。弟以青石关、黄官岭一带地势逼仄，米粮、柴薪事事难于购买，现驻各军日有乏食之虞，故拟即率所部与果后营迳趋宁羌，进规褒、沔，仍为三路会剿之计。其中委曲详细情形，则前函及折稿已详，无俟赘及。现在城口、太平一路，有唐泽坡镇军率三千人驻扎（川东镇总兵，名友耕，亦少年敢战之士），与石泉消息尚通。绥定府唐鄂生太守，贤明知兵，诸事尚可商酌，阁下欲得此间情形，不妨就便询之（渠处有当日德参赞剿办三省教匪疆域险夷之图，颇详悉也）。弟拟于三四日内率师改趋宁羌，计进规褒、沔已在下旬矣。手此。再问勋安，诸惟素鉴不宣。愚弟刘蓉顿首。十月初三日。巴州。

七

雨苍大兄大人阁下：前函甫就，适接十月晦日惠函，备审一切。山阳之捷差快人意，惟所谓咨来公牒卒未接到，未知战事情形究何如耳。前兹小挫之报，廷旨飭弟查明具奏，并有仍令阁下据实奏闻之谕，盖不尽以言者为可信也。大约近日办事第一难于和辑共事之人，非必意见之歧，词气之失当，即一认真不认真之间已觉薰莠各别，难期臭味之合。阁下又益之以英迈之气，其能无犯众人之忌耶？惟吾辈既以宏济艰难为心，则凡遇拂意之遭，总宜扩大度以包容之，庶期其终于悔悟，则潜移默化之为要耳。尊处兵力难当一路，故弟早期以振武之四千余人合之。果健营已悉数遣散，汉南之三万余众无一存者。去此而后，营规可肃，军令可行，不致虚糜之累。然五、六十万金之积欠，一旦扫而空之，其处此亦煞费经营矣。兴安留防，则贵部益单；不留兵，则

空虚可虑。顷奏请仍由鄂省抽拨一军，专备该逆回窜之用。而请雄师暂驻茶镇，不急图进，俟泽坡新军既集，而后会师以趋西乡，盖舍此别无可筹之军，只此数千人尚属可用。而绥定营游击琦君明亦有兵五、六百人，鄂生极赞其人，以为今日将才。此君北人，如果不凡，则又可为阁下添一帮手。现拟先令率所部扎出定远、西乡一带，与贵部相联络，惟尚须咨商麟帅以决可否耳。鄂生处曾否通书？此人贤者，甚顾时局，将来两唐军亦必得此君联络乃可合手。石泉陆令尚有能名，当能号召团练以助虚声。此贼无甚伎俩，在西乡者为伪天将马士荣、范大头，闻比因争粮之故互相哄斗，杀人盈野，则其乱而无纪亦可概见。众虽廿六、七万，实在老贼能战亦不过三万人，余皆裹胁之徒耳。弟以青石关一路冰雪坚凝，又无米粮可供日食，故决计改驻宁羌。如渭臣一军可出，尚拟进扎沔县，节节扫荡而前。南通方力筹粮运（专派遣员运粮，计运费须七万余金，蜀省之力亦竭矣），如办有端绪，军士无啼饥之苦。尚拟饬湘果各军进扎黄官岭，先剿新集之贼。尔时如可得手，将南岸诸贼概行逼归汉中、洋县、城固三城，则吾两人会师之期亦近，诸事可以面商办理矣。付去三省边防地图一纸，盖当日德参赞办理教匪时所绘之底本也，大致情形亦已略具；大旆到石泉后再觅土人询之，可得其道路险夷之详矣。兴安团练史训导办理甚好，似可委以守城之任。贵部必须全驻石泉，庶期可守可战；分则力薄，盖取败之道也，惟熟筹之。即问礼安，惟心鉴不宣。愚弟刘蓉顿首。廿三日。巴州。

同治三年甲子（1864）共十五封

—

雨苍大兄大人阁下：人日连奉两函，缕悉一切。迩日任事

之难，求人之苦，同志者之不易得，阁下既躬尝之而心喻之，当亦渐信鄙人当日告语之言，所谓气太锐视事太易者之非虚语。然尊处所遇之艰难，军饷之穷绌，弟既日日念之。而诏旨之严切，当事之排挤，则亦尝于公牍中见其大略。然知其然而未能深悉其所以然，诚虑竟为萋菲所中伤而无以自明，故前疏请将东路军情仍由阁下单衔奏报，冀得以委曲自达。今读来函具悉此中曲折，然古来豪杰伟人出肩艰巨者，所遇大都如此，盖不足怪。现值朝政清明，必能别白是非，不致屈抑难伸。独吾辈所以自任、所以报国者，不可不以古人自期许，愿相与努力图之。比岁默察时势，东南之患渐纾，而西北之祸益炽。往所与阁下深谈熟计，预练一军，以开风气之先而济艰蹇之运者，兹其发轫之始也。江达川尚无赴蜀消息，诚不及待。唐泽波新军未募，又为黔匪所羁，势不能来。现仅唐参将大有之二千五百人已驰札令迅赴西乡，随同会剿，并飞咨骆帅转饬遵照，顾札到亦须七八日，料理起程又须数日，恐渠未出而贼已颺去耳。琦游击之部曲只三百余名，鄂生太守欲将各处额兵六百余名归并之，已奉骆帅批准而事竟未成，以各都守皆有缺额之数，恐因此露出破绽。今天下事非不可办，往往因人情各顾其私，以致迄无成功，大都如此，可一叹也。湘果两军共七千人，已饬令迅速出境；萧、何两镇亦皆朴实（已保记名提督），一路以汉中失守获咎，急思立功自赎，较为可用。顾患米粮缺乏，无从裹带行粮，恐亦不免濡迟耳。兴安之厘，商州之捐，皆已照办。曹牧一札仍请由阁下觅便递致为便。绥定捐项，鄂生已委解四千金，计日可到，其余尚未收集。其另筹之六千，即在巴州委员劝捐之款，闻去腊仅收二千，当令其收齐后再解耳。筹饷之法无方不想，而其效茫如捕风。丹初虽朴实关怀，然山东非充裕者，亦卒归幻想而已矣。义胜军既回郧阳，即可不用。此时只患无饷不患无兵，将来敝部即可拨归尊处，大约